

JUN 2 - '948

——頁一第一期五三第

一稿種七社訊通備南

社論祝全運會開幕

10

第七屆全國運動會於本月五日在上海隆重揭幕了，這個勝利以來空前的盛會，使全國人民，同樣感到興奮，鼓舞，洋溢着難得的歡欣愉快之情。

西哲霍爾曾經說過：「一個文化的黃金時代，其三十年前，必有一個身體的黃金時代」。我們翻開歷史，便可證明霍爾氏的這句話，的確是極有見地的名言。聖哲孔子所提倡的六藝，連士大夫也要學會「射」「御」，這就充分說明體育的重要性。

舉辦運動會的本義在提倡體育，增進國民身體健康，因為只有牛龍活虎的體格，才能培育蓬勃奮發的民族朝氣，由於戰亂的影響，我們已經十年沒有舉行過這麼大規模的全國運動會，而際茲國家財力十分艱難之時，政府居然籌措鉅款，舉辦大會，這就可見政府對國民體育的注意，此次參加的單位，遍及東北，新疆，台灣和海外僑胞，而且還有陸・海・空・聯勤・警察五個軍隊單位，在全運會裏不單可以看出國民的力的表現，更可以看出我們新軍的力的表現。

第十四屆世界運動會將於七月在倫敦舉行，我作當不能忘記第十一屆全部吃鴨蛋的恥辱，這次的全運會，也可以說是世運國手的選拔賽，我們除了以掬誠的心，頌祝各位選手健康之餘，更以最迫切的心，希望被選拔的國手，務須苦心磨練，加紧努力，以進步的成績，在世運場中，為國家爭回幾分光榮。

最後，更希望健兒們努力運動家的修養，十一屆世運裏我們的籃球比賽被罰球二十四次的大恥，必須從這次全運會的運動精神表現上去洗雪它！

號壹捌第字聞書京設記登部政內
行發先准令訓號(4236)第字新利(35)郵部宣中
遞寄益優類紙聞新類一第照按准特號一六〇一設記登政郵華中

南歸道記訛社在

THE OVERSEAS NEWS SERVICE LTD.

國日一六三六年九月一日創刊
國日一七三七年五月十日出刊
重一二十、一二二年九月一日

•期五十三第• 稿種乙

發行人：吳春鑑
總社：福建福州解藩路五六號
電掛：二四八〇 電話：四六一四

外國人專用
電掛：一五一五 電話：九四〇

馬尼拉・巴城・仰光・西貢・廣州
香港・紐約・倫敦・巴黎。

華重有限公司編輯甲乙稿

甲種稿：按日發佈電訊：呼號QST
DE・BBG・波長三十三米・電力1C
○五・時間・十九時。

目錄

英國人看馬來亞華橋
星洲失業問題嚴重
南中國海的寶庫海南島
百粵烟雲
上杭白砂的計口授佃

尤兩
郭志強
沈汾
梅林

南僑社

國立北平圖書館

英國人看馬來亞華僑

南僑社 記者今明

【南僑社倫敦航訊】馬來亞的英人和土著都在杞憂着：如果不限制馬來亞華僑的公民權，將有一天，馬來亞會變成中國的一個行省，這種見解自然是不正確的。可是為了馬來亞華僑的前途，對於外界種種批評，確有隨時予以注意的必要。

記者，以前曾報導過戰時馬來英軍總司令白思華的辱華事件，從白思華的馬來亞戰役報告里，可以看出英人是怎樣地在嫉妒華僑的功績，最近，另一個英國關係人物，又發表了另一部有關馬來亞華僑的著述，這著述同樣引起馬來亞華僑的密切注意。

這位關係人物是曾在馬來亞任公職二十五年的巴素博士，他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三二年任檳榔嶼副華民政務司，後來轉任星加坡副提學司，一九四一年太平洋大戰爆發後，任東南亞盟軍總部情報部主任，光復後軍政府時期，任華僑事務顧問官，直至一九四六年年底，現在的職務是聯合國文教組織東南亞經濟顧問，他熟諳華語，對馬來亞華僑問題有相當的研究，月前他在牛津大學出版了一本名「馬來亞華人」的巨著，長十二萬言，對馬來亞華僑的政治觀點，在馬來亞的地位以及與他族的關係，都有頗詳盡的檢討。

首先，巴氏認為華僑對建設現代馬來亞，貢獻非常偉大，假使沒有華僑，馬來亞自則將仍滯留在八十年前的半開化狀態，那時候馬來亞到底是未經開闢的處女地，極少現代化建設，也沒有醫院法庭等，有人以為華僑絕對不給予華僑和馬來亞土著以武器和軍訓，華僑大量出錢，而且積極參加消極防務工作，實已盡了他們的最大努力了。

太平洋大戰爆發，巴素博士雖星赴美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，他隨同英軍前來收復馬來亞，他說：光復後的馬來亞給他的第一個印象，就是星加坡華僑歡迎英軍重返馬來亞的熱烈情況，尤其是滿街懸掛的中英兩旗。巴素說：從這一點可以證明華僑的英勇和善于收藏，因為在淪陷時期，如果被日軍發現收藏盟國國旗，必然要遭受逮捕和酷刑的。

巴氏在這本書裏，對華僑與馬來亞人戰後的關係也有詳細論述，他說：馬來亞人本來是歡迎日本統治的，因為日本人曾經應允他們，代他們打倒華僑的政治經濟「侵略」。在馬來亞淪陷時期，日本人還利用馬來警隊進剿華人抗日軍，因此在日本投降以後，華僑對亞人就採取報復行動，以報復星加坡和馬來聯邦，經常發生華亞衝突事件，雙方屢有死傷。巴素說：虧得後來（一九四六年四月）馬來蘇丹簽署愛米琪爾協約，馬來人羣起反對，目標轉移，才無形中停止亞人的排華風潮。

關於華僑社會，巴氏認為戰前戰後也有巨大的變遷，光復之初，以前的僑領領家，多有附日嫌疑，一時失勢，代之而起的，是從山林裏出現的抗日軍，他們因為有抗日汗馬功勞，人民多熱烈愛戴他們，馬共和新青團等都應運而公開活動，不過巴氏指出：「華僑不管屬於任何黨派，但他們仍不失其為中國人」。

巴氏博士曾任星加坡副提學司，所以對馬來亞教育問題特別關心，而他的看法是悲觀的。他說：根據教育家實際經驗，兒童受他國語文教育前，應先受本族教育，更切實際，但是如果要產生一個馬來亞民族，則首先必須統一現行的雜亂教育。巴氏繼即指謬：如果華人確以馬來亞為其水久鄉土，則華校必得教授有關馬來亞內容的課本。他對華校所用的課本頗有批評，他說：目前課本還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。華校向來列出的課本，都是中國商務中華兩書局出版，內容完全是賦予中國方面的，未嘗涉及馬來亞歷史地理、貿易以及各民族方面的事物，巴素說：這些教育不合當地政府口味，馬來亞華校急需有賦當地內容的課本，但在當地出版教科書，目前却是一件無法實行的事情。

巴素也提到中國政府的日益注意海外華僑教育，馬來亞政府對於中國這一政策感覺不滿。巴素說：中國政府的經常派員觀察華僑教育，甚至進行後勤計劃，馬來亞政府決不能長此容忍，「因為我們是把多數華校學生看作是英國的子民的」。

巴氏檢討星洲和馬來亞的僑教發展，認為國語在馬來亞方面已經日見普遍，他引證我國教育部的戰前報告說：華校學生數目大大超過英校，一九三八年，華校一女學生人數是九一，五三四名，同年英以學生只有二六，九七四名，進英校受教育的學生比華校學生容易「馬來亞化」得多，而華校學生則祖國觀念濃厚，自己認為是純粹的中國人。巴氏認爲馬來亞華僑教育經二十五年來發達的結果，使大量華僑深受中國革命派的教育運動的影響，同時華僑仍多認爲英校只能造就「財副」人材，而日制「財副」則多如過江之鯽，如果子女入英校攻讀，出路大成問題，所以寄可送到中國學校裏去求學云云。

在本書的最後一章，作者總結數點，其中之一就是馬來亞華僑依然是中國人，不因移民後的新環境而有所

改變，作者說：馬來亞華僑雖隨時願意任何形式的政府，但決不願停止其為中國人，他們依然以中國人的身份行動思維，書寫英文的歐化華僑極為稀少。

華僑民族觀念很強，他們雖然未能在政治上團結，但一旦面對有關國家民族的事件，他們隨時可以團結成統一戰線。

巴素同意英國作家史里加爾意見，就是「中國人最易統治」他以為華僑多不顧問政治，樂于接受他人管制（？），但華僑酷愛自由，如貿易及賺錢自由等，巴素並說：「華僑所夢想的只是『發財』而已」。不過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後，僑生界對當地政制問題也漸漸感到關心了。巴素的意見，「馬來亞所需者，為一有教養之中產階級具備『馬來亞人』之意識，但不忘『中國之文化傳統』。」

「馬來亞華人」的結論是「本書寫作主要目的，在乎說明馬來亞不啻如何，決不能純粹屬於馬來民族看，而在政治、工業、商業方面佔優勢之民族則為華人，華人將永久居留馬來亞」。不錯，華語在馬來亞佔有政治、工業、商業上的優勢，這是他們五百年來築路蓋樓，開闢草萊，艱苦經營而來的，沒有華語便沒有今日的馬來亞，可是華語願意與馬來亞人和平相處，共存共榮，絕無任何政治野心，對於英人的虛心積慮，想「歐化」或「馬來亞化」華語，我們應該利用國民外交加以解釋，尤其重要的，是對於馬來亞土著的疑惑心理，必須好好設法化除，這對馬來亞華僑前途將有莫大的影響，不容予以忽視。（南僑社）

二七〇〇字

星洲失業問題嚴重

南僑社 記者 梅林

「南僑社星加坡加訊」由於金錢購買價值的低落，工友的生活，一天天地窮困了，他們為了要求改善待遇，增加工資，便和資方發生極多的糾紛。

由於勞資糾紛的頻繁，星洲的失業問題便更形嚴重了。許多人找不到職業，長期被一種可怕的黑影圍襲着，徘徊在生活綫的邊緣。許多人雖然有了職業，整天牛馬地工作着，但也和失業人一樣，帶着一個餓餓的肚子。於是他們不得不向資方發出呼籲，要求增加工資，改善待遇，勞資糾紛的問題，便不斷增加了。

勞資糾紛和失業問題，往往互為因果，無法解決，所以，這問題目前已成為星洲的憂患，讓人苦惱搔頭。

千餘工友集勞署

羣向招僱人索薪

在失業浪潮汹湧及膠廠勞資糾紛日益嚴重的時候，這兒突然有千多個男女工友，持着「工人身份證明報到書」，集羣向「友和工人代聘所」要求發給欠薪。

這批受聘工友是何廠僱用，幾時工作，做何行業，都沒人知道，遭離奇的情節，的確是個有趣的問題。丹戎巴葛警長 LEN C. 親自出動調查及處理這個案，他和勞工司一致責備「友和工人代聘所」主持人施邱山（譯音），着令他必須即日還給工友的欠薪，否則便將以法律從事。

這一斤多人工友，從十二日海風清潔場在西排坡附近的士波智斯兀花園路「友和工人代聘所」，下午以至晚上，則擁集在合洛律勞工司署，要求那個主持人施邱山即刻償還所有欠薪，他們的憤慨情緒，和優良秩序，使人有無限同情，結果該代聘所主人施邱山被留在罪犯調查局過夜，工友的欠薪依然未償還。

這個代聘所初名「大合」，去年十一月起設立，他們廣招失業工人，說是有一新樹膠廠即將開設，將大量容納工人，失業的工友們得到這個好消息，前往登記的，瞬息便達十人。可是主持人對廠址和何時開工，却始終沒有宣佈，對工友的每次詢問，都答以再過些時。

今年三月一日，友合工人代聘所改稱為友和，重新登記所有工人，當時重新登記的，已經超過一千人，以後還有陸續請求登記的。可是這千多人男女膠工，除了每人納費五占，拿到一張證書之外，便一無所得，空等許多時日。

三月一日重新登記的時候，主持人宣佈十五日開工，後又一再遷延，以至肯定于四月一日，結果，工人所得的依然只有失望，不過主持人的花頭又來了，他宣佈今後雖無上工，仍記以半工，照付工資，男工分四元半，三元八，三元半，三元，二元半五等，女工分二元八，二元半，二元三等，這十幾大的半工，千多人總計起來便得萬多元了。

原來允諾十天一次發薪的期到了，工友們徒然是多一次往返，主持人又聲言延至十二日，所以這一天他們又全體來了。

本來，是有謠傳託代聘所代聘工人，但登記之後，各該廠便相繼發生工潮，所以這些登記的工人，無法推銷，督長和勞工署責令施邱山籌款清償工資，他可到處挪不到錢，延至十三日，依然不能解決。

十四日施邱山聲明可保證還清，因為他有一份還產，經過法律手續即可獲得，再不然，他也可請一個有名的

僑領為他簽保。

這些欠薪何時可以清發，依然是一個不可知的問題。

碼頭工潮將爆發
工友捉哀的美敦

本坡警探當局，於十四日下午二時至五時許之間，派出人員，一連搜查碼頭工友聯合會印工會所（北大年街），及華工會所（海港局內）與利否里律職工聯會會所，作嚴厲的檢搜，在碼頭工聯會的搜查，除若干文件外，還有該會職員九名及會員被捕，其中印工辦事處之秘書巴德拉斯，及工聯會副主席施亞勝，印工辦事處秘書林春福，瓦助沈之祥，及工友謝林，陳法等，均在被拘之列。

抗議逮捕工會職員及工友，要求無條件釋放。

同時，星洲職總主席維拉沙嫩對這次警探調查星洲職總事，發表書面談話，這裏就是該談話的摘錄：

我們星洲職總代表全星工人兄弟之最高機關，是經過職工註冊官批准了合法的權利；我們要質問：星總犯了什麼錯誤，當局完全沒有通知，竟動員大批警探如臨大敵，搜查星總之一切文件，同時拿去了一部份文件，我們認為這次當局檢查星總，並不是表現星總有犯法的行動，而是表現當局完全不尊重全星工人兄弟的合法權利，這是表現英當局醜惡職工運動的嚴重事件，當局搜查星總，我們並不能看為一件平凡的事情，全星註冊之工團及職工會之會員和社會正義民主人士，應該嚴密注意這事件的發展。

按照軍警搜查星總之理由，是因為碼頭工會有贓之文件印刷而引起，碼頭工會的事件與星總有甚麼關係，有甚麼證明與星總有關係，要來星總搜查，我甚麼呢？這完全是英當局不尊重工人合法權利之行為。

我們希望社會的正義民主人士，應該以正義的態度，我們相信英當局如此對付工人兄弟，工人兄弟也不會為此而屈服，因此我們還要質問當局，為什麼要拿去我們的文件，我們要向輔政司提出嚴重抗議和質問，並向全星工人兄弟報告和召開全星工團代表大會，討論這一次的嚴重事件發生之經過。

本坡公衆聯絡部，於當局逮捕工會人員的當日傍晚，發出一種文告：

「本星期一，有用星加坡海港工友聯合會名義，發出具有直接煽動流血及暴亂之英文傳單，張貼於海港局屋宇，此類直接向本殖民地法律與秩序挑戰之行為，乃不可忽視者，故以拘票，逮捕書寫及分送此煽動性傳單之嫌疑犯，警方之調查，現仍在進行中。」除此之外，並沒有任何宣佈，對職總代表的談話，也沒有什麼表示。

安定勞工情勢

必須充裕米糧

長期戰爭的破壞，使星洲的工業受到極嚴重的打擊，戰後復員，雖然將近三年了，但一切從廢墟裏重建，自然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全成功的事，勞工問題的浮，是勢所必然的現象，並非某一部份人特別喜歡擾亂的緣故。

爲了不景氣和交通運輸等種種問題的影響，生產不斷地低落，因此失業問題便日趨嚴重了。

工友們爲了要解決自己的生活，自不能不向資方提出請求，自然，他們的請求並非過份的，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起碼，不及水準的，但資方雖然也有一部份是唯利是圖，只顧人，外的，大部份則實是無力承擔的。

正如馬來亞聯邦種植人公會常年報告書所指的：欲謀解決勞工不安定的情勢，必須供給充分的廉價米與固定工資，可是實現此種辦法路途仍是遙遠。

（南僑社）

南中國海的寶庫 海南島

南僑社 記者 沈汾

〔南僑社海口航訊〕孤懸在南中國海的海南島 在開發華南聲中，她的地位已爲國人所萬分注目了，尤以宋子文接長廣東後及美威採華款項行將撥給的當兒，開發海南島的聲浪已日趨高張，且已實際開始行動了。她的地勢略似橢圓形，位於我國的最南部，經緯自東經一百十一度二分三十秒至一百零八度三十六秒，緯線自北緯十八度九分至二十度二分，西望越南，南控馬來羣島，遼東則遙與菲律賓羣島相望，北隔海南海峽，與雷州半島相對峙，在國防及經濟上的價值均極重要，所以外人常稱台灣與海南島爲我國南海的兩目。

海南島古稱瓊崖，遠在唐虞時代是爲揚越羌微，秦時稱越外境，漢置珠崖、儋耳兩郡，後又罷棄，晉代復隸歸於合浦郡，督於交州。在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各代亦略有變更，至唐復設崖州、儋、振二州，每州管轄四縣，再分置瓊州，後來又改爲瓊崖兩州，屬嶺南道，移都督於瓊州。後五代時隸屬於南宋，旋廢崖州併入瓊州，屬於虔州南路，昌化爲昌江，萬寧爲萬寧，至民國十年，乃廢瓊崖道，十五年劃瓊州爲縣，縣野十三縣，迄民國初年，仍設瓊崖道，設瓊山縣屬於海口港，設海口市，改會同爲瓊東，昌化爲昌江，萬寧爲萬寧，至民國十年，乃廢瓊崖道，十五年劃瓊州爲縣，縣野十三縣，迄民國初年，仍設瓊崖道，設瓊山縣屬於海口港，設海口市，其餘十三縣仍照舊。直至抗戰勝利後，海南島改省的呼聲也曾盛極一時，目前雖未實現，爲着她本身地位的緊要與物產蘊藏富有的優越條件，將來必有實現的一天。

本身條件優越 將來可能設省

二八〇〇字

四季春常在 三冬木不凋

史乘，大部為古代謫官，罪囚，竄逐流配之徒，或因朝代變亂，遷徙入境者。經數百年來的融合，構成一支海南的土著。

海南島南接馬來羣島，為熱帶的邊緣，所以氣候溫暖；四季有芬芳的花朵，三冬無凋殘的樹木，全島平均少寒多熱，甚至一日氣候改變。島上的居民，考諸墾計劃，引起國人的密切注視。這種計劃遠在民國二十二年，革命軍第一集團軍首先在這裏實行，當時是由瓊崖縱隊委員許廷杰主持，墾區的範圍分林場和農場二部。林場設在瓊山三門坡，面積五千餘畝，農場設在臨高四方山附近，面積達四萬畝，工人皆為士兵，內設技士，隊長，分別督同操作。到民國二十五年春季，各項規模皆已組具，諸如造林、播種、改良農作物，以及擴糖製造等工業，都表現過相當的成績。後因廣東政局變動，經費無着，駐軍調防，於是耕種工作陷於停頓，現在墾區大部都變成廢地，這一次省府的計劃，大體上與往時無異，不過地點是改用日人在崖縣，黃流一帶所闢的墾場地址。墾場面積約一萬三千畝，日人於選擇之前，曾作過縝密的研究，故雨量，土質及交通等條件都極完備。學省財前月曾派陳式奎來復勘，將來計劃分為水田、旱田和畜牧三部進行開墾，初期耗資將為二千億，現已由省府電知九區專署即行撥款，並將在瓊設立軍墾機構專責辦理，盛傳古鼎華將出任該機構的主管。島內盛產熱帶植物，如樹膠，咖啡，檳榔等，米的產量也極為豐富，樹膠過去曾經試種過，出品質料極富彈力，價格且較南洋各地為高，極為外人所稱道。島上森林亦甚茂盛，更因四面臨海，風勢猛烈，所產林木，質地堅硬，紋理審緻，抵抗力大，耐腐性強。且有特產沉香及伽楠等貴重香木，因此這裏是發展農林業最理想的根據地。

五金礦藏極豐富 鶯歌海鹽即開發

全境四面臨海，所以鹽田甚多，遠在宋元時代皆詔瓊崖增設安軍燒鹽，以給虔州。由此可知這裏鹽產的盛況，近求此地的鐵礦苗，曾經數度大批運售至日本。此外還有鐵的遠景，鐵可以提煉石油。金礦分布的地點，有瓊山元門峒鐵礦區、澄邁紗帽嶺鐵區，昌江樂梅嶺鐵區等。鐵礦分佈的地點，有崖縣南端獨山的赤礦區，安定牛嶺及羊角嶺鐵區等。

全境四面臨海，所以鹽田甚多，遠在宋元時代皆詔瓊崖增設安軍燒鹽，以給虔州。由此可知這裏鹽產的盛況。鶯歌海鹽田經吳智威、伍復中等月前來瓊勘察之後，開發計劃大致已經確定，財政部鹽務署，決定在瓊成立鶯歌海鹽田開發籌備處，並派何世雷為處長，他已在八日乘機到榆城進行。旬則任穗巡職的吳智威亦在六日同到海口，即日乘機轉往榆林；與吳智威同來的還有兩廣鹽務局工巡師鄭厚平。據吳智威說：第一期開發經費共約一千億，重要儀器都帶來了，日內便開始工作，其他技術人員，不日亦可到達。

台灣深魚躍宜拖網 瓊島漁夫經驗豐

自宋子文主導以來，對於安定西南財政，及發展華南農業，皆有濃厚的興趣，宋氏最近會赴港，舉行一億港幣借款的談判，據查此項借款的用，就在於發展海南工業與廣東實業。最近且有美國將領投資海南島的傳說，然美貸五億元主要為物資，却不是現金，未盡能適應開發海南的需要，依照日籍顧問團內干城關於海南工業急待復興的報告，海南工業如在三月內不予以整理，恐不能復用，故在高唱發展海南島的聲浪中，主要條件厥為現金的動用。倘使此一億港幣借款成為事實，則對開發海南島及發展工農業的前途是無限樂觀的。

二〇〇〇字

百嶼烟雲

南僑社 記者 郭志強

「南僑社廣州航訊」兩三年來風、水、旱三災不斷侵襲着廣東。一連串沒有間斷的災難，使民窮財盡的廣東人民，無法再喘息了。去年空前的風災和水災的餘悸猶在，而今年的旱災却又接着撲襲過來了。入春以來，這兒沒有聽過雷聲，一個月了沒有降過雨，現在韓、榕、練各江，同樣是水涸枯竭，土地龜裂，無法翻耕插秧，旱災的可怕陰影，正籠罩着廣東。

罩著整個廣東，苦痛的人民，只有以急切的心，企求天老爺的恩惠，但這種祈求是多麼渺茫遙遠呢？在這情形之下，廣東的糧荒是日趨嚴重了，可是有人却偏禁止糧食進口，有些人却鎮日躲在烟霞籠罩之下，不吃白米吃黑米。

罩著整個廣東，苦痛的人民，只有以急切的心，企求天老爺的恩惠，但這種祈求是多麼渺茫遙遠呢？

在這情形之下，廣東的糧荒是日趨嚴重了，可是有人却偏禁止糧食進口，有些人却鎮日躲在烟霞籠罩之下，不吃白米吃黑米。

各江久旱成龜烈

四邑農民車水忙

一個月以來這兒沒有看到雨點，北江流域的清遠、高要和四會大部都形成嚴重的旱災，農民們整天忙於車水，依然是無濟於事，於是他們開始舉行本年度第一次的求雨祭祀，鄉村裏米谷停止繼續拋出，廣州的糧倉便發生了嚴重的恐慌。曲江流域的仁化、乳源、樂昌一帶，早已開始祈雨了，但一絲沒有效果。東江方面旱象的消息，已傳到省田糧處的耳朵裏，潮汕和韓江的梅縣情形更為嚴重。西江南路一帶雖然還沒有旱旱的消息，可毛嶺山、恩平、台山和新會北面高地，已經被旱火所摧毀了。

為了沒甘水，一般壯健的農夫，已為辛苦地請幫助車水，工錢由每天供給三餐外，另給乾谷三斤或至五斤。據有經驗的氣象老教授表示，若在這十天內廣東境內不望遇卜雨，旱象便為毫無疑義之事，不過今年的旱災不致似去年那樣嚴重。今年最嚴重的地區，將在北江，南路可不至有大問題，珠江三角洲亦可保無虞。

糧荒聲中怪現象

當旱災的陰影步步緊迫，糧倉日趨嚴重的今天，廣東有很多人為糧食問題日夜焦急呼籲，但却為了解許多原因不能配合，亂成了種種矛盾的現象。

有一個星洲華僑從星洲賈運一千包米糧濟油，但輪船抵埠後，却意外地受到輸入管委會辦事處攔住不准進口，理由是這批米糧沒有領得輸入許可證，輸管會主任林習堅，對這事的處理很強硬，說寧願給市民打死，也不敢違法讓外米進口。但市府方面，對此却持相反意見，以為造成潮汕糧荒主因，實由於糧源短缺，故對於外米的進口，應儘量給予方便，不能受拘於死板的法例條文。應先准起卸上岸，再行補辦手續。地方輿論同情市府的措施，紛紛攻擊輸管會。結果，終於由李市長遣了一大隊武裝員警上船保護，強硬起卸。輸管會的面子被掃光了，而市民們却欽佩李市長的果敢和決斷。

與這有同樣奧妙的是潮汕海關，由越兩出口的華僑，越南政府部准許每人可帶米二十五基錫以上，另可帶「雜糧」一二十基錫，所謂雜糧，即包括蝦米，魚肚，海參，魚脯，白朮之類的東西，許多華僑因為聽到故鄉米貴，故趁輪時，多數盡量攜足額的米糧一同歸國，自用兼以送禮。但船一抵汕頭，關員登輪檢查時，却全部檢去充公。一「解救糧荒」的呼聲，已經叫破了小民們的喉嚨，但是當地政府機關的不能「量情度法」各自為政，却把可能有的糧源都先自堵塞住了，米糧不能進口，糧荒如何解除，小百姓們只能無言地低頭，等待餓餓的作弄了！

汕徵兵黑幕重重

潮屬人民向來受「好鐵不打釘，好男不當兵。」觀念的影響，對於應徵很少興緻，油市兵役協會為補救的緣故，決定把志願「身價」提高，每名安家費提高至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；這筆鉅大的安家費，分別由全市各商號募捐，每號最多四百萬，最少一百萬元。

由於征送的志願兵才只三百四十一名，初期征集的一百名每名僅發八百萬至一千二百萬元，而安家費募集總數至少在五六百億以上，兵役協會結存報告裏，却只有五千三百餘萬元。這問題經過第五區司令官喻英奇在市政檢討會上不客氣地揭發之後，市民莫不為之譁然，嗟嘆兵官兵販的「發財有道」，市長李國俊趕快來個答辯，但言詞空洞，不過想敷衍喻英奇而已。黑幕是黑幕，舞弊已無疑問，一個人的手是遮不了數十萬人的眼睛的，可是喻氏走了，今後恐怕再沒有人夠查兵役的眼目了，「利路宏通」的兵官兵販子，吞下數百億元，只要吐點出來，當然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了。

（南僑社）

六〇〇〇字

上杭白砂的計口授佃

——閩西地政實驗新類型之一

南僑社 記者 尤晒

（南僑社上杭通訊）閩西的土地制度，在近二十年間，隨着地方變亂的結果，發生重大的變化，因變亂而發生許多糾紛問題；又因戡亂救民而試行數種地政改革工作了。

當此全國高呼實行民生主義而解決土地問題的時候，特將上杭縣白砂鄉的計口授佃情形報導出來，以供地政學者們的研究，尤其可供那土地制度已經被摧破壞過的終端區域參考的。

過去土地糾紛情形

在二十年以前的長時期吧，白砂土地亦屬私有制度，農民們在多重地租與高利貸剥削之下，終年渡着貧苦的生活。那里的土地問題，亦原封不動的擱着，尚未獲得合理的解決呵！

可是，在民國十八年以後，閩西地方發生變亂，白砂鄉農民們也暴動了！打倒土豪，沒收土地，實行計口授田，當事者多佔有水利之良田。村有大小而田畝多少不一樣，人有增減而插田畝數未得全鄉平均；例如一組穀子之田為分配單位，均可收成稻谷一石，有的一人授田達三倍之多，有的祇授田一倍而已。總之，當時的所謂分田辦法，並未解決了土地糾紛問題，祇是催醒了人們重視土地問題，必須速謀澈底的解決的了。

民國二十三年，國軍收復白砂以後，農村復興委員會成立了，重新辦理土地榮權登記，將謀恢復民國十八年的土地私有狀態了。當局，並沒有人想從此破壞狀態中建立民生主義土地制度，而大多數農氏仍求維持分田狀態，以恢復私有榮權是非常困難了。歷史不會開倒車，過去的悲劇也不該強使重演的。不久之後，白砂地方人士與少數業主們醒悟了，他們明白不久的將來，一定要實行平均地權，而土地一樣要歸公的，不願祇顧目前一些私利而使農民們再起而走險的，不願固執私見而再行流血的鬥爭了。因此他們恢復榮權是半途而停止了，全鄉各村依舊計口分田的。他們能有這樣遠大的眼光與犧牲小我而完成大我的精神，固然是由於農民運動的良好結果，但也絕得欽佩和感激啊！

白砂從此繼續計口分田，業主們回鄉也獲得分田的權利了。於是由于各保選出代表，組織地方協會，負責處理土地分配及徵收土產稅事務。可是，當時事異地方自行舉辦，並非政府主辦的，亦無地政人員指導協助，貢獻不健全，仍襲用過去老方法，以村為單位計口授田，仍難達到真正平等的。簡直說吧，反而發生了許多土地糾紛問題呢！因為地力而有安撫假了，人民回鄉日衆，各戶分田畝數相差太多了，如人多者或無法維持全家生活，人少者則綽有餘裕。理事會沒有強大的管理能力，如袁善慶丁遇有家人病亡而減少人口，雖未屆插田之期，強者隨即奪其口分田地；又如人民密集而田少之村保，則求以鄉為單位，計口授田，人口稀少而田多之村保，則起而反對，雙方爭持不下，糾紛日久不息，甚至如三、五年五月間有備械爭抗，幾將演成一流血慘劇呢！

縣長親自到該鄉察訪，詳查糾紛情形，召集全鄉士紳及各保甲長會議，責之以法，曉之以理，設法調停各項隨時糾紛問題。為求根本解決該鄉土地問題，又於同年十一月十日召集全鄉保民代表到縣府，正式舉行土地糾紛調解會議。於是，白砂鄉土地糾紛問題，已告一段落。

省定爲財政實驗

上杭縣政府依據二十一年十一月十日白砂鄉各保代表會議決議案，即將全鄉土地無償收歸鄉公有，擬具調整土地方案，專案呈請省政府核示。次年五月二日，始奉到省府調卯有府地丙永字四〇一五五號指令，准予照勅。

其文內有這樣的指示：

……白砂鄉土地調整，事繁任重。值此土地歸公，重新分配之際，頗宜及時推行。

國父土地政策。茲指定白砂鄉為實驗鄉，以「扶植自耕農」及「地盡其利」為實驗宗旨；並配合管、政、養

衛，合一施行。一面協助此次地權分配，務使進行順利。……

於是，上杭縣政府令白砂鄉公効，召集各保開會選舉代表，充任土地委員。籌備到三十一年八月間，才成立白砂鄉土地管委員會。九月一日起，開始工作，由縣府派地籍員前往指導，依照原計劃方案進行。

白砂鄉土地管委員會，必須指出的，國父土地政策，即平均地權，先從業主所報的地價收稅，免以少報多，再照額定地價收買，免以多報少；地價報定後如增減，收歸公有。最後使全部土地歸公有，也可以說是在土地未定價收稅和未收買為公有以前，應從地主所有權中，由政府直接征購土地及間接貸款協助購賣土地等辦法，務使土地為農民所有，達到「耕者有其田」，免受地主的租佃剥削，到了一部份土地收歸公有時，農民可以輕租俗到耕地的。在農業生產技術改進中，可由自耕農合作生產，進而編保農場，或公有農業，過渡到國營農業。這就全部土地歸公了，農業為國營了，可使地盡其利了。

重新解決過去土地糾紛的原則，是以鄉為單位，將全部田地依照人口總數平均分配的。如遇有佔地違抗者，得強制執行，即以配合管、政、養、衛合一施行。全鄉土地提出百分之一為準備耕地，以備新增戶口及調劑耕地之用。凡遷出遷入或新增戶口，均以滿一年為撤佃與補行授佃之期，以免影響耕作，均應報由土地管理委員會處理。

已省却一段麻煩的手續了，免田地主所有權中扶植自耕農，及免收買土地歸公的許多手續了。這里祇是調整土地分配，指導精耕與整修的工作，謀使地盡其利了。

白砂土地既經全部無償收歸鄉公有了，沒有什麼地主或私有制的存在了。這裏不要什麼地主報價收稅與收買田地等手續，也不要徵地價增加歸公的工作了。這裏自耕農也不需要貸款買田，均待到耕者有其田了。總之，白砂

田地等手續，也不要徵地價增加歸公的工作了。這裏自耕農也不需要貸款買田，均待到耕者有其田了。總之，白砂

用整耕地計口授佃

白砂鄉是怎樣的調整耕地而計口授佃呢？

複查戶口：依調整計劃，必先複查全鄉戶口的。土地管委員會於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動員全體職員，以及鄉公所人員，各保甲長，分別負責各保戶口複查工作。最初五天為宣傳日期，採用文字，口頭，集會及個別談話等方式，普遍宣傳此次複查戶口與分佃關係，使全鄉人民明白，實報戶口。九月六日，各調查員及各保甲長等，依調查辦法，按戶按口切實詳查，填載各種戶口表冊。每保約十天查畢，返會統計，均於九月底完成。

複查七地：第二步工作，接着複查全鄉土地了。又經過一星期文字及口頭集會等方式，普遍宣傳複查土地與解決土地糾紛問題的意義，然後進行複查的。土地管委員全體委員及地籍員保甲長等，於十一月下旬開始工作，至十二月底辦理完成。

(一) 踏勘化名：白砂土地公有了，可依戶口真實姓名授佃，並將由鄉包收田賦稅，似可不必徵歸化的名的。

工作，不過，為便利複查土地及授佃與收繳賦稅統計，就應多麻煩一回了。全鄉戶口總數為二二三〇戶，而土地陳姓戶數有五千餘戶，可知過去有半數以上化名的，確實是有許多困難呵。各調查員應帶戶口及地籍簿冊等項，會同各保甲長，按戶順序詳查，根據戶口冊，查明其所耕土地段號、地目、等則、土名、坐落，同時核對戶領地冊。如查出化名，即將其土地註明歸併入該戶名下，並填化名歸併登記表。按戶領地冊逐塊查明，再登入人地調查冊內。

(二)評定等級：依據田賦冊內載，白砂鄉一等地田地只有九十餘畝。地有遠近，田有優劣，若不重新評定等級，則爭佃糾紛必生，平均分配不易。因此，特行評定授田土地等級，依其地勢、土壤、水利及收穫量等評定，計分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等，為分佃標準。(此種等級與現行田賦等則無殊)。土地管委會推選評定代表及審查人員，並派地籍員，會同各保甲長，前往各段評核，分別標記於地圖上。因為農民多未肯照實聲明收穫量，必須實地詳勘評定，然後依據評定丘圖開審查會議，分別填入授佃土地等級登記表及人地調查冊。

(三)複丈補丈：各段土地間有地界錯誤，或因開路地形變更，或如二十七段及四八段過去編畫未詳而應補正地標，均派地籍員前往複丈更正。又因土地歸公及分佃關係，那僻處遠山被漏丈的田地，均移農民秘密標舉出來，隨即派員前往補丈，計有一六一至一六四等四段。此為政府增加賦稅收入，鄉亦增加地租收益的。

(四)統計分配：根據授佃土地等級，按戶按保辦理統計。計分為甲乙丙丁戊五等，以丙等為標準，即以普通內每一市畝折合標準一畝五分，乙等一市畝折為一畝二分五厘，丁等一市畝折為七分五厘，戊等一市畝折為五分。全鄉計出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市畝，折合授佃標準一萬三千三百八十一畝零九厘。當時除抽百分之五為準備耕地外，以全鄉人口九千餘配分之，每人授佃標準畝為一畝三分。

調整授田：三十二年一月五日，召開土地調整大會，計出席有全體土地委員及縣府民政科長，地籍股主任，鄉長各保長等百餘人。當場通過調整土地計劃及授佃暫行辦法。於是，依議案進行。

(一)確定水佃耕地：依照全鄉人口、土地複查結果，統計分配，每人應得出地標準畝為一畝三分，叫做划佃耕種。按照戶口推算，可知每戶應授水佃耕地畝數。為免引起糾紛起見，所授佃之耕地，以原耕人承領為原則，多抽少補。如有特殊情形者，另行斟酌實際需要辦理之。如有違抗者，則用強制執行之。如此確定水佃耕地後，分別按戶更正人地冊。

(二)劃定準備耕地：全鄉除水佃耕地外，約抽百分之五為準備耕地，係以人口稀少或田地過多而距鄰保較遠之田，劃為準備耕地的。此種田畝段號，應順序填入準備耕地登記清冊內。各保準備耕地，以原耕人優先承租為原則。如有特殊情形及必需時，隨時通知收回，重新招租，或投標承租。

(三)授佃公告：依人地冊詳繪授佃土地標示的授佃公告單，分別派員發給各保，協同保甲長按戶分發，實行採佃，截回收單。各戶即行簽對，遇有不明之處，當即指圖告明。如此公告後，因為新佃農氏仍有不明田畝地界，均須派地籍員攜圖前往按段認址，指明授佃。所有劃出的準備耕地，同時分別招佃。此項工作最繁，辦理時間較長，一直到四月底才告完成。繼之，即查核各保各戶田畝數，然後依據人地冊補造授佃清冊，及準備耕地招佃清冊。這樣，進而更正地圖戶冊，最後分別統計。

(四)訂立租約：全鄉耕地調整完畢，隨即辦訂立租約手續。七月底召開訂立租約會議，決定永佃與準備耕地承佃每畝租額。當時議定水佃田租(包括田賦稅)收繳百分之三十，即每標準畝收稻谷六市斗，準備田租(包括田賦稅)暫收百分之四十五，即谷九市斗。近年因田賦稅改歸政府直接自行征收，鄉僅收地租百分之十了。

所有授佃及招租清冊與租約等，必須填明租額。然後將各項租約免費分發各戶，同時查詢授佃公告單及招佃登記冊，分保舉行訂立租約手續。於是，調整耕地計口授佃工作，已經全部完成了。

墾荒與建設的前途

白砂鄉土地糾紛問題，已經獲得合理的解決了。在此全國高呼推行土地政策進程中，如能繼續利用教育的方

法與政治等的維護，尤其從事墾荒與改進農業，發展交通，建立鄉村新工業，必能保證其地政實驗的徹底成功。

土地管委會機構，近年已併入鄉公所，為節省經營與統一管理，是不錯的。然而，近幾年來只能照舊維持現狀，沒有新的努力與進步；因為新制度基礎未鞏固，如果不進則退，有些危險底現象。誰說不要繼續推進與努力呢？我們知道，白砂的教育是同各鄉的一樣，只有中心小學一所，還沒有做到每保一間國民學校。正因如此，目前必須普及國民教育，尤應注重農業教育，培養農業人才，方有助於地政實驗的工作。

設立實驗農場，研究改良土壤與品種，改良生產技術，增加生產，是地政實驗的切要工作。近年祇有鄉農場或利用犯人勞力耕作而已，尚沒有其他新計劃呢。如能切實研究實驗而發展新農業，則地政實驗必有新效果，這

、鄉內新市場早經建築完成，且已開市營業了。但是鄉道路尚未修築，尤其尚無車路可通，商業是不易發達的。如能利用公款及合作社力量，分別建設農村新工業，例如紡織、造紙、製磁器、燒瓦、石灰、木材、竹器、以及開礦鑄鐵等工業，不僅可以吸收村中剩餘勞力，發展商業，且可能促進農業機械化，達到改善農民的生活。

總之，白砂地政實驗工作，目前已停在「維持現狀」中。這裏，提出了許多希望，總希望有關當局計劃推進墾荒事業，並力建設農村新工業，才有更光明的前途呵！